

《1984》



一部戏就像洋葱般被渐渐剥落,直到最后留下刺眼的辛辣感。一部好戏,也是一次不愿错过的体验,就在那 120 分钟内。

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已经过时了吗? 那位“老大哥”是否已经年迈体衰不足以监控? 斯诺登的窃听事件是否可以让我放下匆忙的角步,去思考一下有关“被看”问题? 这些话题近日在伦敦被演绎得有些火热,终于买到票走进舞台版《1984》。常想奥威尔的《1984》呈现在舞台上是怎样的面貌,由伦敦阿尔梅达剧院 (Almeida Theatre)、前行剧院 (Headlong) 和诺丁汉戏剧坊 (Nottingham Playhouse) 联合制作的这部戏让我尽心而归。奥威尔这个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的寓言故事,依旧影射着当下: War is peace (战争即和平), Freedom is slavery (自由即奴役), Ignorance is stringy (无知即力量)。

罗伯特·泰克 (Robert Icke) 和邓肯·麦克米伦 (Duncan Macmillan) 改编并联合导演,立足于奥威尔小说《1984》。在这个舞台上已经不再复述奥威尔笔下的故事,最大的创新是将《1984》附录“对新话的原则”作为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,画面放在了: 1984 年 4 月, 13: 00, Comrade 6079。温斯特·斯密思正撰写他的日记,进行着思想犯罪,这分分秒秒都在“老大哥”的关注下。

开场,一阵阵电流声迅速将我带入戏剧冲突的情境,桃花木色泽的木墙围合成一间复古书房,整齐排放着灰色文件盒。方方正正的盒子像是这个世界的语言——“新话”,他们整齐划一,毫无出格之处。房间的正中央有一道门,是这个密闭空间的出口。旁边一扇条形窗,透着昏黄的光线,“老大哥”站在窗户外注

视着正在台灯下笔耕不辍的温斯顿。当视线还集中在温斯顿神经质地撰写中，突然木质墙体的上端，白色略微泛黄的墙面即刻成为了大屏幕，即时摄影将他日记中的细节曝光在众人眼前，他的思想犯罪，赤裸裸地呈现给众人。“思想罪犯”（Though Criminal）的几大字几乎快要吞噬台上的人。

自 20 世纪初，舞台即时摄影的使用在欧洲舞台上屡见不鲜，但这并不代表叙述手段可取代内容，也未必能增加高明之处。但，终究这部戏还是沉得住气的。这个看似端庄的空间，在温斯顿陷入爱河时，发生了奇妙的变化。镜头将观众的视线带进一间私密的卧房，碎花细纹墙纸也不能给这对恋人半点温馨，他们恐惧不安。在这个空间里温斯顿不断地问“我在哪里？”他和他的爱人最真实地将孤单感都发挥在镜头里，投射到屏幕上。接下来，他们从那间观众视线不可及的小屋回到了舞台，在原小说中，温斯顿和茱莉亚坠入爱河后的狂喜是在乡野；在这里，把他们发疯的相爱放在书房里。他们相互撕扯着，渐进的疯狂让四周的墙壁和藏有文书的文件夹雪崩地坍塌；这个奇妙的空间就这样逐渐剥离为一个灰色的恐怖空间。

一扇扇木墙，由穿着防护衣的卫士搬移拆散。这间书房渐渐由棕色调渐变为停尸房般冷峻的白色，这就是那个著名的“101”房间。噩梦般的审问开始，从指尖到牙端，电击等。“The price of sanity is submission, says O'Brien, and the price of survival is betrayal。”（理智的价值就是服从，生存的价值就是背叛。）钟声敲响十三下，时间在这个空间似乎有些脱节，一个纯白的透露出荒凉感的密室带给心理上的侵袭。温斯顿被他们不停地折磨着。

这部戏的设计开始于一个乏味、沉闷的书房，然后一层层地变化，蜕变，直到一个纯白的空间。设计师，重在空间变化的叙述。将空间上的夸张变化来强调戏剧张力，有的时候空间几乎快成为这部戏的主角。1960 年代的针织背心、白色衬衫、蓝色涤纶裙、红色腰带、灰色双排扣西装迅速地将我们带到冷战背景。开场那阵电流声几乎是这部戏声音设计的主题。那种充满尖刻感的电流，时不时贯穿在全剧中，像是阵阵金属的撞击，告诉我们这里没有感情，只有监控。灯光就像一场摇滚乐，几乎是一场宣泄，但这种宣泄都用在了点上。

演出时间：2014 年 4 月 - 6 月

演出剧场：Playhouse Theatre

剧照信息：摄影 Trsitram Kenton